（第1页）

痛苦的最强烈和最广大的——乃是爱情痛苦

第一章

深秋的故都，天气情（Korrektur晴）朗寒气逼人，树都落了叶，露出稀疏的枝桠……夕阳远卧在香山柔软的光线下，给巍峨雄伟的前门箭楼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光，满天是浓重的绛红色的、绛紫色的晚霞（，）一朵朵一缕缕……

前门箭楼上各种各样的小汽车穿（Korrektur川）流不息，人群像潮水，喧哗欢笑交织成一幅幅繁荣热烈的画面。

我们要说的小故事就从这开始吧！

这是一九五九年深秋，一个黄昏时节，在首都前门大街一条寂静的小巷深处，一辆流线型“莱茵河”小汽车在车水马龙的前外大街平稳地驶进一条小街，它的蔚兰（Korrektur蓝）色的身形悄悄地停住了。

（第2页）

轿车的门开了，一位身穿呢质军大衣高个子削瘦身才（Korrektur材）的男子站出来，他朝四周瞭了一眼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拂了拂眼白色的头发，我们在微弱的街灯下可以看见他闪闪发光的上校肩章和军十字领章。（“）喂，小星星（”），军医上校俯身朝向叫车窗内笑到（Korrektur道），“到我家去吧！师母一定很想念你。（”）（“）下次再来吧！苏老师（”），窗口露出一个姑娘的脑袋，她眯上眼笑道，“师母一定更想念您呀。”

上校穿过那北京的四合院，踏上自己的家门前阶梯，柔漫的灯光透过窗上的窗纱。漏出来收音机波音也传到小院里，上校站住了，侧耳倾听（：）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报告新闻”，一位男播音员圆润悦耳的声音，（“）中国医学代表团在团长中国医学院实验研究所所长吴阶平院士，付（Korrektur副）团长中国军医学院实验医务研究所的付（Korrektur副）所长苏冠兰教授的领导下，今天中午乘飞机回到北京……代表团访问了阿联酋、巴基斯坦、柬埔寨、印度尼西亚等亚非友好国家，代表团部分成员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助筹办了河内医科大学……代表团员兰锡纯（第3页）教授、钟惠兰教授、曾宪九教授、朱师海教授、吴孟超教授、宋鸣剑教授等也同机回到北京。（”）

（“）人为（Korrektur未）到，收音机先报信啦（”），上校推开们笑着走进来。苏冠兰教授妻子叶玉菡惊喜地扑上来（：“）冠兰，你回来了（。”）苏冠兰教授深情地抚摸着妻子的手，在玉菡花白的头发上轻轻一吻。

（“）爸爸！爸爸回来啦（。”）苏冠兰的两个孩子从内室奔出来，像小鸟一样欢笑着、喧叫着，扑进父亲的怀里，爬在父亲的肩上。教授蹲下来，张开两肩抱住两个孩子，无限慈爱地亲吻着白嫩的小圆脸。“疼，爸爸的胡子（”，）五岁的儿子躲闪着，叫着。（“）我要亲爸爸（”），七岁的女儿却把小脸紧贴在父亲的面颊上，（“）我不怕，我在（Korrektur再）也不许爸爸去了。（”）苏冠兰摸摸自己的两唇修剪得整齐威严的胡须，不禁笑出声来：（“）爸爸出国这几个月，你们俩想念吗？（”）（“）想，我最想（”）苏惠争着叫道。“我比弟弟还想！”女儿笑道，“妈妈比咱们更想念您，妈妈瘦了！（”）教授举目瞥了妻子一眼，玉菡无声地（第4页）却欣慰地笑了。

费了好大功夫才把两个孩子扯开，他俩朝着桌子奔去，抱着、摆设碗筷，玉菡接过丈夫的军帽，又帮冠兰脱下大衣，温柔地说（：“）来吃饭吧，等你好久了（。”）（“）你怎么知道我回家（？”）（“）今天上午宋所长就打电话来了，我忙着买菜做饭，紧得够呛。（”）（“）宋从哲吗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（。”）（“）说是鲁政委告诉他的。（”）（“）噢，鲁宁……”

苏冠兰推开书房门走了进去，四合院房子一般都不宽敞，教授和妻子见面的房间是兼作餐厅的客厅，他此刻走入兼作卧室和书房的房子里。研究所在海淀有几座宿舍大楼，上校住着这幢普通的四合院，书房不大，有两个书架，两三张沙发，中间放着一个小园（Korrektur圆）桌，阵（Korrektur陈）设着精致的坐（Korrektur座）钟和一面扁形的镜子。临院有个大窗，明亮的玻璃，窗外种着一幅湘妃竹薄，窗下摆着一张大号写字台，上面放着台熊猫牌收音机，文件夹，文具盒，一架袖珍英文打字机。

一切都井井有条，一尘不染，显示着女主人的殷勤和洁癖，从小园（Korrektur圆）桌底下拖出一张（第5页）小登（Korrektur凳），一面脱皮鞋一面对着小镜子端详自己的容貌，一个长瘦的脸型，削瘦白皙端正的高鼻梁，明亮的眼睛，雪白的唇须和浓眉须，（“）玉菡（”）上校抬高嗓音朝隔壁问到（Korrektur道）（，“）我才五十岁为什么头发全白了，连眉毛胡子也是白花花的。（”）（“）我怎么知道（”）玉菡在白雾蒸腾中炒完最后一个菜，她被呛得一面咳嗽一面笑着回答。（“）你是病毒学家吗。（”）（“）我的付（Korrektur副）教授别取笑了，我想大概是因为遗传吧，爹不就也很早就白发了吗？另外，用脑子过多，心情郁闷也有关系，解放前那几十年过了什么样的日子……（”）没有听到回答……

教授刚将右脚穿上拖鞋在脚，鞋带没有解开，却忽然看到窗外小院中一点动静，透过香妃竹薄只见一位女客人，刚从门外走进来，她是谁？教授心中一惊疑，怎么有点面熟似的？

这是一个身材很高，提醒均（Korrektur匀）称，略微上点年纪的女子，她穿着华贵兰（Korrektur蓝）色的西服，敞领内衬着结洁白的印度沙（Korrektur纱）巾，披着长长的柔软的黑色卷发，两手插在衣袋里，静静地停立在院中，（第6页）显出非常端正的气宇，她那异常美丽的脸庞上渗出冷峻的神情，加上白皙和莹润的皮肤使她很像古希腊雕塑中的女神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她有一双莹莹亮晶的紧深的丹凤眼，显得沉默、沉思、怆郁——

隔着小院苏家对门的是中央水电部工程师刘述家，此刻刘工程师看见这样一位美丽得惊人而又淡漠的女子很觉意外，不了客人首先微微一笑，有礼貌的朝他点点头，启齿问道（：“）请问苏冠兰先生是在这吗？（”）（“）是，是的，不过他出国……（”）（“）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位身材很高的军医上校走进院里来了。（”）（“）军医上校，那一定是苏教授……他家就在对面那屋里，请您到他家找他吧。（”）“谢啦。”

她是找我的，可是……教授满腹疑虑思绪。女客人目送刘工程师推车出了大门，这才收敛了笑容，缓缓地扭过身来，微皱着眉心，凝视着苏家透出灯光的门窗，她似呼（Korrektur乎）沉思了稍刻，终于踏着缓慢的脚步慢慢地朝苏家门前走来，院中一株大梧桐落光叶（第7页）子……

她是……原来是她。苏冠兰教授蓦然想起了，一刹间，他犹疑地呆住了，像一无形的举手在他的心上狠狠地抓了一把，他使劲咬住了下唇，按住激涌出来的千头万绪……

饭早就摆好了，还不见冠兰出来，叶玉菡有点不高兴了，被什么书迷住了，她轻轻推开门，看见丈夫俯身凝视双手搭在左脚皮鞋上，脸朝窗外，一动也不动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外面有什么啊？她扭身走到客厅门口，拉开房门，停站在台阶的客人。（“）啊您——（”）玉菡忙忙在围裙上揩揩手，迎了上去笑着，依照北京习惯，两个不相识的人如果一方以“您——”开首，另一方应该立刻自我介绍，可是……（“）请问苏冠兰先生在这吗？（”）（“）是啊，您是，快请进来吧，屋内坐。（”）玉菡热情地笑迎，同时伸出手来。（“）不，不（”），女客人迟疑地摇摇头。（“）看您走到家门口了还客气什么（”）玉菡依然坦率而高兴地相邀请她，握住女客人的手，暗暗吃惊，女客人的手是那么园（Korrektur圆）润柔软，然而那么冰冷，像霜雪一般。（“）不，我不进屋了，另外还（第8页）有事——（”）（“）哎呀，什么事那么急，比客气啦，刚摆好晚餐，一块吃饭吧。（”）玉菡心里十分焦虑和猎（Korrektur狐）疑（：）冠兰为什么不出来，他分明是看见这位女客人的，也听见这番对话呀，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原因。（“）不，多谢了，我还有要紧事（。”）女客人缩回冰冷的手缓缓地坚决地扭转身子，走下阶梯。天啊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。玉菡疑虑重重，百思而难解，她是一个病毒学家，有着沉思和敏感，因此她没有叫丈夫出来，脸上也没流露出任何反常的表情，她伴着女客人，女客人跨出了门槛，默默地停住了脚步，举目凝视着满天幽暗的星光，在苍茫夜色中，她那美丽的面庞显得格外结（Korrektur洁）白冷峻，两只丹凤眼也显得格外黑亮深邃，忽然客人扭过头注视着叶玉菡，轻声问到（Korrektur道）（：“）如果我没猜错您就是苏夫人吧！（”）（“）是啊（”）女主人茫然答到（Korrektur道）。客人迷茫地摇摇头，垂下目光，沉寂了几秒钟后发出一声深沉的感叹（：“）唉……你多幸福啊（。”）她的声音正像秋风吹拂下的黄叶，微弱颤颤，玉菡的心脏不禁紧缩（第9页）了，她正想说什么，可女客人已经朝她点点头，踏着轻盈的脚步向巷口走去，一分钟就消失在黑暗之中。